

特工傳奇

死神也怕喬家才

(上)

●王成聖

命懸一髮壽近期頤

對日抗戰時期，國家面臨存亡絕續關頭，許多鐵血男兒奮身而起，為國家民族的生存拋頭顱、洒熱血。忠義之氣，如長虹貫日。留諸書帛，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垂範千秋，為後代子孫崇仰學習的榜樣。

在對抗異族侵略的忠義故事之中，效命疆場，以馬革裹屍，固然是壯烈無比，然而廁身敵後，肅奸策反，蒐集敵情的特務工作，更是驚心動魄，震撼山河。

對於「特工」人員，一般人的看法是「紅眉毛綠眼睛」，近似妖魔鬼怪，或粗獷橫暴宛如江洋大盜，其實抗戰時期的中國特工，完全沒有這種形象。而是飽讀詩書，溫文儒雅的書生或是文靜端麗的淑女。他們所以願意徘徊鬼門關跟死神約會，純粹是基於對國家民族的熱愛，一心想救國救民，挽狂瀾於既倒。一九九四年五月逝世的前國大代表喬家才就是這麼一位人物，他於黃埔軍校畢業後，未做帶兵官，而獻身敵後，成了日寇

及漢奸視為眼中釘的「重慶份子」，工作中幾度遇險，幾乎喪命。又遭同志誣陷，被判無期徒刑，坐了九年黑牢，但他以無比的毅力，熬過困境，出獄後，提筆撰文，寫下不少血淚篇章，載於中外雜誌風靡一時，使他成了可以「上馬殺賊」，亦可「下筆為文」的文武雙全人物。

喬家才活了八十九歲，幹特工而能如此長壽恐怕他自己亦始料未及。蓋因特工生涯，命繫一髮。而他得享大年，並得善終，豈非一大奇福。

喬家才生於民國前六年，字華塘，山西省交城縣人，其父克讓公亦耕亦商，家道殷富。他幼聰慧，五歲時即能熟背三字經、百家姓，六歲入私塾讀經書。十八歲考進太原私立平民中學，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廿一歲時赴廣東，考進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後，於二十四歲時又考進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政經系，於二十八歲畢業，已是個「老年」大學畢業生。

投身社會，喬氏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山

西省立第一中學訓育員兼黨義教師，後來轉任他的母校私立太原平民中學訓育員。民國二十一年夏天，他厭倦了教學生涯，到杭州會見軍校同期同學戴笠（雨農）將軍，傾談抱負，獲戴將軍賞識，從此踏進特工行列。他向戴將軍提出工作計劃及經費，獲得批准，派赴太原工作，在太原三年，成績被評為第一，而獲擢升，歷任晉東南站站長，軍統局督察室主任。民國卅二年，調任財政部陝西省緝私處處長，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少將總隊長，中美合作所綏遠第四訓練班副主任，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特種警察訓練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等要職。並於卅六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喬家才一生多形多姿，留下不少傳奇故事，但由於秉性剛烈，嫉惡如仇，得罪了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繫獄九年，由前保密局長鄭介民簽報蔣中正總統，經蔣中正下達指示才獲釋出獄。他在入獄時，本已被簽報處死，幸因他的工作成績優異，功勳卓著，蔣

中正知道他這號人物，批示減輕處分，才保住一命。否則必和同案的兩人一同魂歸離恨天了。不過，喬氏雖逃過一死，卻被判處無期徒刑，坐了九年冤枉牢。

平生出生入死的喬氏，有三次死裡逃生的故事，可歌可泣，由他自己娓娓道來，更使聞者動容。

寧漢分裂黃埔蒙難

喬家才首次遇險是在黃埔軍校做學生時期，當時為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導致蔣中正總司令下野，遭清除的共黨份子及國民黨失意政客大肆反撲，汪精衛回到廣州活動，張發奎也把部隊拉回廣東，作汪精衛的後盾，政局對國民政府極為不利。

蔣中正總司令在下野前，曾下令清黨，廣州於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展開，比南京遲了兩天。當時，黃埔的教育長是方鼎英中將，這位共黨的同情者，在奉到清黨命令後，對當時主持廣東清黨的參謀總長兼代校長李濟琛（任潮）將軍說：「今既清黨，我有三點要求：（一）自宣佈清黨之日起給我三天時間，在這三天之內，凡屬學員、學生、入伍生所在範圍，不論省城、郊區、黃埔海面都不派一兵一船前來；（二）三天之後，成立清黨委員會，負責辦理；（三）撥給一些款子，以便在宣佈清黨後准許師生可以請假自由離校，並可預支三個月薪水為川資，有困難者可預支五個月，這是不清自清之法。」

清黨導源於武漢政府被蘇俄顧問鮑羅廷所操縱，共產黨要奪取國民黨的政權，發動打倒蔣中正總司令而逼出來的。寧漢既已分裂，政府實行清黨；方鼎英教育長就不應該玩弄花樣，以「不清自清」，予以抵制。他在三天之內，放走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蕭楚女、廖划平等重要共產黨以及所有共產黨分子。三天以後再成立清黨委員會、陽奉陰違，自欺欺人。在廣州的前幾期的黃埔同學鄧文儀、胡靖安、周復（三期）等對方鼎英非常不滿，聯名向在前方的蔣中正校長告了方鼎英一狀，所以，不能不垮了。

方鼎英投共六十年後，於一九八六（七十五）年在美國左傾的中文報上發表「黃埔軍校清黨始末」一文中說：

「由於校本部的政治部主任熊雄去職，蔣中正派令鄧文儀（湖南人，黃埔第一期學生，初自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前來接充。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自單主任被捕出缺後，胡靖安前來接充。於是，鄧、胡、陳超（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喬家才（山西人，軍校五期畢業生）等極端反共分子，便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又說：「胡靖安與喬家才等操縱了入伍生部的政治部，興風作浪，異常突出。」

其實，喬家才當時不過是一個第六期入伍生，階級是「上等兵」，那有資格竊取清黨委員會執行委員的位置，或有資格參加前

期同學的倒方集團，更無能力操縱入伍生部的政治部。而方氏硬給他高升一期，由第六期入伍生一變而成第五期畢業生。

方鼎英痛恨喬家才的原因，由於文字招禍。清黨以後，喬氏寫了一篇文章「給方教育長的一封信」，刊登於入伍生部政治部發行的「入伍生週刊」。

文中問他，清黨以前，為甚麼幫著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學，開除了第六期石成仁，禁閉謝靈石，趕走高教班的葉維（第四期）清黨時又為甚麼放走所有的共產黨？何厚於共產黨而薄於國民黨？

禁閉兩週幾乎喪命

這篇公開信刺到方教育長的痛處，所以時過六十年了還是念念不忘。當時方氏除在黃埔日報發表「答喬君的一封信公開信」，並在總理紀念週大罵胡靖安和葉維（入伍生政治部宣科長）一頓，然後把胡、葉（政治部宣傳科少校科長）和喬家才三個人告到總司令部。李任潮將軍通知胡、葉二位，說方教育長已經控告他們，要他們離開廣州，然後批示，把喬家才關禁閉兩週。

當時喬氏已當選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又當選為常務委員，方鼎英任內並沒有執行這兩週禁閉的處分。當時黃埔軍校，除教育長以外，還有兩位重要長官，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少將，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少將。方鼎英離校後，沒有由他們中的任何一位升任，

李任潮代校長委派他的粵軍守備軍幹部教導隊主任李揚敬將軍為教育長。

李揚敬和黃埔沒有淵源，學生對他的景仰也差。他大概在民國十六年九、十月間到任，當時第六期剛升學，他卻來個甄別試驗，淘汰了部分已經升學的同學。同學們為此大譁，以為桂系有意摧殘黃埔，對代校長李任潮也產生反感。而隊職官長們非常同情同學，很不滿意這個甄試措施。

按照規定，入伍生祇有三個月，期滿升學。而第六期入伍生自十五年八月一日到十六年八月，長達一年有兩個月，既已升學，而又淘汰，氣憤難平。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以後，廣東大後方的治安，全靠這四千多名第六期入伍生維持，對於北伐貢獻很大，於情於理，都不能淘汰他們。於是形成反李教育長、反李代校長的怒潮。夜間全校各處牆壁上貼滿打倒軍閥、打倒軍閥走狗的標語和畫報，特別黨部並未參與其事。白天洗去，夜間又會貼出來，情況嚴重，李揚敬很傷腦筋，於是來個殺雞給猴子看，以為鎮壓。

一天下午學校軍法處打電話給喬家才，說是有事相商，要他去一趟。抵達後，軍法處人員即告訴喬氏要執行李代校長的批示，並把他立即送進了禁閉室。這用的調虎離山計，因為軍法處不敢直接到特別黨部來抓人，只好用誘騙的方法。禁閉喬家才，旨在向同學示威，看特別黨部的常務委員都關起來了，看誰還敢搗亂？

這個殺雞做猴的辦法，是軍法處向教育長李揚敬出的主意。原來特種黨部有三位常委為劉誠之、刁本卿和喬家才，常務監察委員為謝靈石。由於他們不諳公文處理，委由韋幹事處理，韋某經常獨斷專行，自作主張，使四人很反感，一怒之下，把他趕走。韋某是浙江人，人脈甚廣，上午離開特別黨部，下午即到軍法處上班，這是他向軍法處獻的妙計。這時的廣州，由張發奎掌握，風聲鶴唳，國民黨同志人人自危，許多人已離開廣州。而喬家才被關在禁閉室內，一旦生變，死路一條，使他憂心如焚。

在喬家才被禁閉的第三天，適巧汪精衛要來黃埔軍校演講。喬家才心生一計，請劉誠之和謝靈石兩人向教育長請求，放他出來聽汪精衛演講，這個理由冠冕堂皇，果然生效。當天，吃過晚飯，喬氏被接出禁閉室，並由李教育長召見，李氏劈頭就對他說：

「現在時局如此緊張，許多國民黨人都已離開廣州，你還敢留著不走，膽量很大。你漢文不差，能寫文章（指他給方教育長公開信而言），很好！很好！明天代校長陪汪先生來校，我當面請示，如果答應就此了結最好，如果必須執行兩個星期，你聽完演講，就得繼續禁閉。我相信你很誠實，所以告訴你實話。」

退出教育長室，回到特別黨部，喬氏先謝他們救出禁閉室，然後洗個熱水澡。黃埔禁閉室就是黑牢，祇在牆頂有一個平放條磚

大小的洞口，祇通空氣，透不進光線。每天又在牆腳灑臭水，氣味難聞。坐禁閉不給菜吃，每餐祇給半碗鹽水下飯。喬氏坐了三天兩夜禁閉，每餐特別黨部送來菜飯，禁閉室不能阻止，故而免於受罪。

不過，喬家才畢竟是聰明的，他知道自由得來不易，既已自由，豈能再入牢籠？重履險境？第二天早上，喬家才開好放行條，雇妥一艘到廣州的汽艇，先把衣物打包請同學先行帶上船，他則於聽完汪精衛的演講後，往後門溜走，於逃離黃埔這革命的搖籃時，不禁潸然淚下。

逃出黃埔沒有幾天，廣州就變了天。李濟琛將軍和汪精衛先一天離粵，赴上海出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次日街頭即貼滿佈告，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三人聯名發動軍變，喊出口號打倒新桂系（指李濟琛，為廣西人），並把李濟琛公館和北教場的部隊繳了械。張黃事變後，共產黨張太雷返回廣東，於十一月十三日發動廣東暴動，配合張黃軍到處開槍，並佔據了黃埔。喬家才倘仍留在禁閉室，必被殺死無疑。

隻身赴平敵後工作

喬家才第二次逃過死劫，是在民國廿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他奉派潛往敵後，督察軍統局在華北的工作。他由陪都重慶出發，經上海到北平。督察的範圍為平津、察綏、保定、石家莊、太原、大同等地。

喬氏本來家住北平，多年來奔走國事，很少回家，這次突然歸來，其妻看見，驚喜交集，恍如隔世。當時在北平工作的區長馬漢三，副區長是周世光，喬家才抵達時，馬漢三奉召赴後方，區務由周世光負責。周本是老友，兩人談古說今，十分愉快。但周世光還是說了件令人不愉快的消息，說工作同志李少白叛變，已奉准制裁。喬氏覺得詫異，認為李少白叛國的情形可疑，決定親往其寓所了解情況，周世光則以情況危險阻止。但喬氏認為做特工本來就危險，決心冒險一試，到達李的住處，見李少白是個漂亮的小夥子，言詞誠懇，態度謙和，似有滿腹委屈。回來後告訴周世光暫緩制裁，促把李少白送回後方由軍統執法部門制裁。

但周世光沒聽喬家才的話，俟喬家才往天津查案時殺了李少白，屍體埋在北平西直門旁的一個葡萄園裡，很快的被人發現。因為是槍命案，引起敵偽警察的注意，日本憲兵隊更認為與抗日活動有關，加強偵察。

喬家才由天津回北平，立即陷入危境。這時北平區內有個負責行動的李廣和，是山西襄垣縣人，跟喬家才算是大同鄉，李廣和係於民國廿七年由雷鳴遠神父推荐给蔣委員長，派到軍統局工作。他自稱能在華北號召游擊隊，乃被派往北平，實際上他沒有什麼號召力，沒組成游擊隊。但膽子很大，敢帶槍在大街上晃盪。周世光派他任行動組長，他欣然接受，也很聽周世光的話。

機關被破仍到北平

李廣和在北平毫無顧忌，向同鄉們誇耀，他是中將軍事特派員，頗為自豪。在當時軍統局工作同志，祇有職稱，並無官階。戴笠將軍身為軍統局副局長，實際負責人，官階亦僅少將，而李廣和居然敢在敵後自稱中將，可知其不知輕重深淺，荒唐到家。

更不幸的是中秋後第二天，天津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王文，軍事專員鄭恩普等人被天津日本憲兵隊逮捕，情況嚴重。平津唇齒相依，敵人在天津得手，必然依此線索，向北平擴大行動。所以天津出事，立刻威脅到北平的安全。喬家才告訴周世光，北平絕不能再行動，一切計劃，必須立刻停止，以策安全。這時軍統局派劉藝舟到北平，接替馬漢三任區長，劉的身分隱密，本可緩和情勢，但代理區務的周世光不願移交。喬家才雖以督察身分再三協商無效，而軍統局也無命令要他監交，以致只能以個人的身分協商。但周世光堅持要在北平做出一點「成績」，才好回後方向戴局長交代，結果他和李廣和在西單附近開了一槍，打傷一名微不足道漢奸，卻引發北平工作同志的大難，機構一一被破獲，十多人被捕，北平風聲鶴唳。喬家才亦身陷危境，為了本身的安全只好離開北平，但北平車站有敵偽偵探監視，有被捕的同志指認，喬家才化裝潛行，才經張家口到達大同。

大同工作組組長張靜齋開了一間腳踏車店以為掩護。在喬家才抵大同的第四天，由綏遠站站長陳燁如傳來消息，說周世光於十月二十四日遭日本憲兵隊捉去，北平陷入一片紊亂。陳燁如是馬漢三的親信，對周世光不滿，聞周被捕，頗有幸災樂禍的味道。

綏遠站電台台長張世傑赴張家口公幹歸來說，張家口警察局接到日本憲兵隊的通知：「藍衣社喬某、張某在蒙疆活動……」可見敵人對喬家才和張季春的行踪已很注意，且知他們已經來了察綏。

此時重慶突打來十萬火急的電報，要喬家才去北平。電文：「北平工作被破壞，希即星夜赴平，遲去一分鐘，則失去一分鐘效用。」未雨而不綢繆，平津接連出事，才知道一分鐘的重要，為時晚矣，去有何用？

喬家才此時去北平，無異自投羅網，白去送死，而且會影響華北各地組織的安全。重慶這項處置，有些手腳無措，喬氏覺得不能冒然接受這種命令，決定先去太原，督察山西工作，看看情況有何變化，再行處置。到達太原後，電報追蹤而至，還是要他去北平。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雖刀鏢加頸亦不能不去，乃決定由「北平通」京戲名伶梁秀娟女士陪同前往，並與家人隔絕，住處由梁女士安排，以策安全。

妻子為他自殺三次

其實在周世光被捕的第三天，日本憲兵隊就到喬家才的寓所捕人，撲了個空，以為喬家才仍藏在北平，乃把喬妻捉到日本憲兵隊拷問喬家才的住處，未獲結果。實際上喬妻的確不知丈夫的去處。

喬妻被關三天，敵人在她身上榨不出油水，放她回家，派人守候，告訴她：「你的丈夫已經捉到了，所以放你回家。」

她信以為真，知道丈夫被捉，祇有一死，決不會牽連任何一位同志，丈夫必死，她也不想活了，下定決心，一死了之。先吞金，拉了下來，死不成。再自刎，被監視的漢奸送往協和醫院。住醫院要跳樓，被醫院把她的手腳綁在病床上，一直到傷口療好。

喬妻三死不成，真可說命大，但精神已經失常。敵人守株待兔，整整兩個月，沒有半點收穫，眼看家中衣物賣光，無以生活，於是敵人在她上衣上縫了一枚精神病患者的布條，遣送返鄉。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喬家才回到重慶。

四月，劉藝舟也回來了，戴笠將軍舉行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千人大聚餐來慶祝劉藝舟脫險歸來。劉藝舟告訴喬家才，他並不知道北平區已經出事，也不知道周世光被捕，希望早日移交，去一接頭處，想找周世光談談，正好掉進陷阱。他被捉到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天，因是大商人身分，應付得法，獲得釋放。周世光遲遲不移交，使他置身事外，逃過大難真是萬幸！（下期續完）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